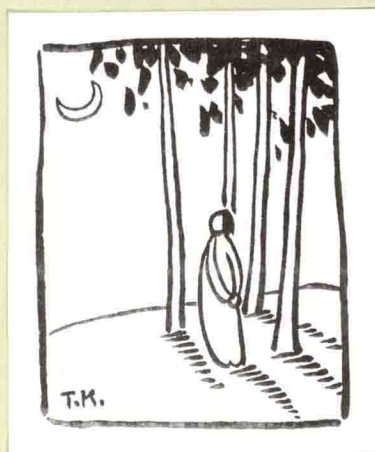


立尽梧桐影

——
丰子恺传

汪家明◎著





立尽梧桐影

—— 丰子恺传

汪家明 著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立尽梧桐影:丰子恺传/汪家明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9
ISBN 978-7-101-10149-2

I. 立… II. 汪… III. 丰子恺(1898~1975) - 传记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88199 号

书 名 立尽梧桐影——丰子恺传
著 者 汪家明
责任编辑 包 岩 林玉萍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 7¼ 插页 2 字数 120 千字
印 数 1-6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0149-2
定 价 28.00 元

佛性・童心

目 录

第一章 苦惑	1
第二章 皈依	41
第三章 辗转	77
第四章 栖息	119
第五章 极境	147
第六章 回归	185

参考书目	213
------------	-----

丰子恺年表简要	215
---------------	-----

后记	225
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
苦 惑

布施



1

“我的故乡石门湾，真是一个好地方。它位于浙江北部的大平原中，杭州和嘉兴的中间，而离开沪杭铁路三十里。这三十里有小轮船可通。每天早晨从石门湾搭轮船，溯运河走两小时，便到了沪杭铁路上的长安车站。由此搭车，南行一小时到杭州；北行一小时到嘉兴、三小时到上海。到嘉兴或杭州的人，倘有余闲与逸兴，可屏除这些近代式的交通工具，而雇客船走运河。这条运河南达杭州，北通嘉兴、上海、苏州、南京，直至河北。

“经过我们石门湾的时候，转一个大湾。石门湾由此得名。无数朱漆栏杆玻璃窗的客船麇集在这湾里，等候你去雇，你可挑选最中意的一只。一天到嘉兴，一天半到杭州，船价不过三五元。倘有三四个人同舟，旅费并不比乘轮船、火车贵。胜于乘轮船、火车者有三：开船时间由你定，不像轮船、火车的要你去恭候，一也。行李不必用力捆扎，用心检点，但把被褥、枕头、书册、烟袋、茶壶、热水瓶，甚至酒壶、菜箸……往船舱里送，船家自



古吳越疆界

会给你布置在玻璃窗下的小榻及四仙桌上，你下船时仿佛走进自己的房间一样，二也。经过码头，你可关照船家暂时停泊，上岸去眺瞩或买物，这是轮船、火车所办不到的，三也。倘到杭州，你可在塘栖一宿，上岸买些本地名产的糖枇杷、糖佛手；再到靠河边的小酒店里去找一个幽静的座位，点几个小盆：冬笋、茭白、荠菜、毛豆、鲜菱、良乡栗子、熟荸荠……烫两碗花雕。你尽管浅斟细酌，迟迟回船歇息。天下雨也可不管，因为塘栖街上全是凉棚，下雨不相干的。这样，半路上多游了一个码头，而且非常从容自由。

“这种富有诗趣的旅行，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不易做到，只有我们石门湾的人可以自由享受。因为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，乘车太便；即使另有水路可通，没有人肯走，因而没有客船的供应。只有石门湾，火车不即不离，而运河躺在身边，方始有这种特殊的旅行法。

“然客船并非专走长路，往返于相距二三十里的小城市间，是其常业。盖运河两旁，支流繁多，港汊错综。倘从飞机上俯瞰，这些水道正像一个渔网。这个渔网的线旁密密地撒布无数城市乡镇，三里一村，五里一市，十里一镇，廿里一县。用这话来形容江南水乡人烟稠密之状，绝不是夸张的。我们石门湾就是住在这网的中央的一个镇。所以水路四通八达，交通运输异常便利。我们不用脚走路。下乡，出市，送客，归宁，求神，拜佛，即使三五里的距离，也乐得坐船，决不要用脚走路……

“石门湾离海边约四五十里，四周是大平原，气候当然是海洋性的。然而因为河道密布如网，水陆的调剂特别均匀，所以寒

燥的变化特别缓和。由夏到冬，由冬到夏，渐渐地推移，使人不知不觉。中产以上的人，每人有六套衣服：夏衣、单衣、夹衣、絮袄（木棉的）、小绵袄（薄丝绵）、大绵袄（厚丝绵）。六套衣服逐渐递换，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，循环成岁。而每一回首，又觉着两月之前，气象大异，情景悬殊。盖春夏秋冬四季的个性表现，非常明显。故自然之美，最为丰富，诗趣画意，俯拾即是……在这样的天时之下，我们郊外的大平原中没有一块荒地，全是作物。稻麦之外，四时蔬菜不绝，风味各殊。尝到一物的滋味，可以联想一季的风光，可以梦见往昔的情景……”（丰子恺《辞缘缘堂》）

丰子恺小的时候，在家里极受宠爱。在他之前，母亲钟氏已生了六个女儿，他是第一个儿子。他下生时，父亲丰镛已三十三岁，没有什么功名建树，未操任何职业，连家事也不管，只是一味读书，以求考取举人。考了三次，没有结果。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，功业与儿子同样重要。功业不成，儿子未得，作为一个男子汉，就等于没有立身之本。如今丰镛中年得子，自然十分珍爱，便为儿子起乳名曰：慈玉。

丰家在石门湾算得上是个殷实人家。其祖上自明朝以来，世居此地。到丰子恺这一代，还有几十亩薄田，一爿百年染坊老店。平日雇几个工，田里的收成，染坊的进项，谈不上富，但能维持生活。祖父丰小康，排行第八，早年病故。祖母沈氏，人称丰八娘娘，为人豪放旷达，且识字，能读旧时的剧本小说。她只生有一女一子。丈夫死后，她自己理家，一心让儿子丰镛考取功名，以光宗耀祖。她说：“坟上不立旗杆，我是不去的。”按当时惯

例，考中举人的，祖坟上可以立一对旗杆。沈氏十分要强，家中没有孙子，曾是她的一块心病，所以她对孙子，可谓百依百顺。一次，她去西竹庵烧香，因孙儿正睡觉，便没带他。她傍晚回来时，孙儿缠着她，非要再去庵里，于是她又带孙儿去了一趟。又一次，她去城里走亲戚，未带孙儿。她走后，孙儿发现了，吵着一定要去，家中只好派染坊的一名伙计，抱着他，走了十八里路，送到沈氏身边。

丰子恺成年后，记忆最深的有这样一件事：祖母在世时，每年都要大规模养蚕。养蚕不完全是为图利，叶贵的年头常会蚀本，但祖母喜欢这点暮春的点缀。蚕落地铺时，染坊店后面丰家住宅的楼下，三开间的厅上、地下全是蚕，走路需架跳板。跳板很低，横七竖八，如同棋盘经纬。这时候，丰子恺最喜欢走这些跳板戏乐，觉得又新奇又好玩；一不小心失足跌落地铺里，也跌不痛，但会压死许多蚕宝宝。这时，祖母便喊饲蚕的蒋五伯把他抱走。可是到了第二日，他还是要走跳板，祖母并不责骂。

还有一件令他难忘的事，就是清明扫墓。扫墓本是悲哀之事，但因一般都是去祭扫去世多年的祖上之墓，故扫墓如同春游，成了一件乐事。父亲丰镛曾有八首《扫墓竹枝词》留下来，其中写道：

别却春风又一年，梨花似雪柳如烟。

家人预理上坟事，五日前头折纸钱。

风柔日丽艳阳天，老幼人人笑口开。

三岁玉儿娇小甚，也教抱上画船来。

纸灰扬起满林风，杯酒空浇奠已终。

却觅儿童归去也，红裳遥在菜花中。

第二首中的“三岁玉儿”，就是丰子恺了。直到七十多岁的晚年，丰子恺对幼时扫墓之事还历历在目，比如，他还记得一坟场近处有株大松树，下临一个池塘，父亲说，这叫“美人照镜”。

丰子恺四岁时，祖母得了重病。是年秋，父亲再次赴杭州赶考，终于“中举”。中举后，本可去北京会试，再中进士，便能做官。可是沈氏因病去世，正应了她自己那句“不立旗杆我不去”的话。按清朝之律，丰镛应守丧三年，不得赶考。三年未滿，科举废除，用了半生精力考来的“举人”，竟无什么用处。

丰镛居家，无事可干，仍是每日读书饮酒。他生性不喜吃肉，而喜吃鱼、虾，尤喜欢吃蟹。每年阴历七月起，蟹上市时，他晚间饮酒都要吃一只蟹，外加一碗开锅热豆腐干。吃时，折一只蟹脚或挑一块蟹肉给丰子恺，豆腐干则分半块给家养的老猫，别的姊妹都得不到这种待遇。蟹平日养在老屋天井角落的缸里，一般是十来只，但到了七夕、七月半、中秋、重阳节时，缸里的蟹就满了，这时家里每人都有得吃。丰镛吃蟹是内行，吃得既干净，吃相又雅观。他认为吃蟹是风雅之事，尤其在中秋，饮酒吃蟹赏月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由于父亲的影响，丰子恺终生不喜吃肉，但喜啖蟹。

祖母去世后，家事店事便由母亲兼理。母亲终日坐在老屋正厅西南角的一把八仙椅上，从这里，既可看到炊间灶上，又可直

看到染坊大门外面的行人过客，可以兼顾家事店事。炊间的烟火，门外的嘈杂，日日搅扰着母亲。那把八仙椅，后背的高度只达母亲肩膀，而椅子腿，因怕霉烂，母亲又垫了二三寸高的木座子，所以母亲坐在椅子上，头无所依，脚不着地，很不舒服。但她一直坐在那里，同工人、店伙谈工作事务，同亲戚、邻人应酬，直到去世。

丰子恺五岁起跟父亲读书，每日从书堂出来，照例走到母亲身边，向她讨点东西吃吃。母亲总是慈爱地笑着，从挂在椅子上空的篮子里取点点心给他，同时给他几句勉励的话。在他年幼的心灵里，慈爱的母亲似乎天生就是坐在这八仙椅上的。若干年后，只要想起母亲，总是母亲的坐像。

2

丰子恺自小多愁善感。

一次跟父母一起乘船到乡间扫墓，他正靠在船窗口出神地观看船边层出不穷的波浪，手中拿着的玩具不倒翁失手掉落河中。他眼看着不倒翁在波浪中挣扎，向船尾方向滚腾而去，一刹那间形影俱杳，被不可知的渺茫世界所吞噬。他看看自己的空手，又看看船边的波浪，再向船后面茫茫的流水怅望了一会，心中黯然升起了疑惑与悲哀。疑惑不倒翁此去的下落与结果如何，悲哀这永不可知的命运。它也许被河流搁住在岸上，落入某村童之手，也许被渔网打去，但也许永远沉沦在幽暗的河底，渐渐化为泥土，世间便再也见不到这不倒翁了。总之，不倒翁总有个下落和结果，



年幼时与姑母在姑母家

但谁能知道这下落和结果呢？

还有一次，他读小学时和同学一起在郊外游玩，偶然折了一根树枝当手杖，玩完顺手丢到田间，走开时对它回顾了好几次，心中自问自答：“不知几时才能再见到它？它此后的结果不知如何？也许永远见不到它了！它的后事永不可知了！”于是，他走回去，又拾起树枝手杖，郑重向它道了诀别才又扔掉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的这种情绪更是厉害。灯下，他摊开作业本，在废纸上信手涂写日间所学的诗句：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还没写完，他就拿到灯火上点着。眼看着火势蔓延，他心中又忙着与一个个字道别。纸完全烧尽后，他眼前又分明现出那张字纸的原形；俯视地上的灰烬，又感到深深的悲哀：假定现在想要再见一次一分钟前还存在的那张字纸，则无论靠县官、大总统还是一切皇帝的势力，即便是尧、舜、孔子等一切古代圣哲复生，都来帮忙，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了！看着灰烬，他想从中分辨哪是春字的死骸，哪是蚕字的死骸；又想它明天一早被人扫除出去，不知结果如何，若散入风中，不知将分飞何处？春字的灰飞到谁家，蚕字的灰飞到谁家？若混入泥土，不知将滋养哪几株植物？这一切都是渺茫不可知的千古疑问了。

吃饭时，一颗米粒掉在衣襟上，他看着这米粒，不想则已，一想又是一大篇疑惑与悲哀：不知哪天哪个农夫在哪块田地里种下一批稻子，其中就有这粒米。这粒米又不知经过谁的收割，去皮，装袋，最后来到这儿，落在他的衣襟上。这些疑问本来是有确切答案的，但除了这粒米自己，世间没有一个人能晓得那一切经过。

更小的时候，丰子恺以为自己家的老屋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

可是有一天，邻家的孩子从墙缝塞进一根鸡毛，吓了他一跳，才知道外边还有一个世界。这是他最初形成的“空间”概念。长大一些后，跟父母外出时，他总爱问这问那，比如山那边有什么，城外有什么，这些问题无限地问下去，总能把人问住，于是在他头脑中就留下一个永久的问号。

有一次在新年里，大人们问他几岁了，他回答说六岁，母亲就教他：“你还说六岁？今年你七岁了，已经过了年了。”他才明白，过了一年就是过了一岁。

有一天，他在染坊店里玩耍，看见一本账簿，上面写着“菜字元集”。他问管账的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人告诉他，“这是用你读的《千字文》里的字来记年代的。这店是从你祖父手里开张的，开张那年用的第一本账簿，叫‘天字元集’，第二年叫‘玄字元集’，‘天玄地黄，宇宙洪荒……’每年用一个字。到今年正好是‘菜重芥姜’的‘菜’字……”他听了这解释，想，这店即使依照《千字文》开了一千年，但“天”字前，“也”字后一定还有年代。那么，年代到底从何时始，又到何时了结呢？

他问父亲：“祖父的父亲是谁？”“曾祖。”“曾祖的父亲呢？”“高祖。”“高祖的父亲呢？”父亲笑着抚着他的头，说：“你要知道他做什么？人都有父亲，不过年代太远的祖宗，我们不能一一知道他们的情况了。”听了父亲的话，他不再问了，但从琢磨“人都有父亲”这句话，与空间的无限大一样不可想象，于是心中又有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